



紫園

冬雪 / 著

● 海峡文艺出版社

紫園

● 冬雪／著

● 长篇小说

● 女性系列

(闽) 新登字 05 号

紫园

冬雪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9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武进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(厂址: 常州市湖塘横街 4 号 邮编: 213161)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2 印张 4 插页 237,500 字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

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,000

ISBN 7-80534-844-8

I·739 定价: 15.2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冬雪，女作家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：《醉芙蓉》、《紫园》；电视连续剧：《白芙蓉与紫丁香》、《少女的彷徨》、《浪花》。

文学评论家称：“青年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、前途、历史道路和情感结构等等，始终是冬雪创作的母题。在她心中，青年是一轮永不西下之日，是一张永不挂落之帆。”“充满诗意和哲理的人生追寻，是冬雪作品最突出的艺术风格。”

责任编辑：李锦良

封面设计：林 弋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发生在紫园这栋欧式别墅里的爱情故事：生活在不幸婚姻里的程蓉私下和少女时代的恋人卢雨频频幽会；留学生苏拉热烈地追求着风流倜傥、才华出众的卢雨；剑桥大学毕业生黎明暗恋着美丽、温柔的程蓉；纨绔子弟申树成历经婚姻失败、商场沉浮后成为千万富翁，企望和程蓉破镜重圆。于是，现代和传统，激情和道德，爱和恨，追求和失落，在这世纪末，在紫园内展开了恩恩怨怨的情场纠葛。

《紫园》的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清婉细腻的笔调叙述这段悱恻缠绵的恋爱故事，意在表达：在男人和女人的世界里，在对爱情永恒的追求中，在金钱和理想的激烈交战前，真善美是最为重要的。

书中关于情爱的描写，还望读者从正确角度理解。

本小说内容、情节、人物,全然虚构。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。请勿对号自扰。

作者 谨启

第一章

对于你，我犹如黑夜，小花朵儿。我能给你的只是掩藏在夜色里的安宁和不眠的静谧。

——泰戈尔

沙家角镇的外围，一幅田园风光。古老的运河水，终日潺潺地永不停歇地流着。运河岸，有一条烟笼柳垂的乡间小路，可以通向市区去的。运河上，有一条很古老的石拱桥，挺江南味儿的。从石拱桥上可以眺望到沙家角镇：数百栋明清式的二层楼民房，鳞次栉比地错落着，一条条小巷穿行其间。蓦然令人神悚目夺的，是奇崛瑰丽的一栋花园楼房，它犹如一只从天边飞来栖身的紫红色仙鹤，增

紫 园

加了那古老而寒碜的小镇的特殊情调。

石拱桥的石阶，上去是三十二级，下来是三十四级。

苏拉一口气跑上三十二级石阶，不由深深地舒了口气。对于一个一直在城市中生活的女孩，这江南小镇周围浓浓的田园风光，立即以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吸引了她：

从石拱桥上望去，艳艳的运河水，深深绿绿的，清清爽爽的。远看，像一匹被风吹动起伏着的绸缎。此时，玫瑰色朝霞洒下来的五彩六色，光光点点地正在河面上跳跃闪烁。码头左侧已有几个早起的人骑着自行车悠闲地在乡间小路上行驶。码头右侧，是一片曲径通幽的丛林，外围是清幽幽的毛竹，丛林里散种着松树、香樟、野竹桃之类。码头前有片开阔地，就是她刚刚跑过的那块大草坪，足有五六百平方米，像一块深绿色的厚地毯。遥望运河对岸便是农家了，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大小不一、格局相似的农家楼院。有一家农院的牛圈里拴着一头黄色的奶牛，另一家，闲坐着几个女人和她们的一只黑色卷毛狗，一派宁静和悠然。

苏拉溜达着向石拱桥前方走去，蓦然，万缕朝霞之中，沙家角镇显现在眼前，视力所及，那栋欧式的三层楼房，逼人眼目地进入她的眼帘。那紫色的琉璃瓦屋顶，在朝阳中发出一片耀眼的璀璨。苏拉不由低吟道：“风吹声如隔彩霞，不知墙外是谁家，重门深锁无处寻，疑有碧桃千树花。”她揉揉眼，是在幻梦中么？再看上一眼，她确信了，这不是幻觉。

就在这时，码头方向，鸣起了一阵汽笛声，苏拉转身

走了回去。她望到在运河河面上从杭州开来的客轮了，她的心不由得怦怦跳了起来。她激动地将手中握的那本长篇小说打开。于是，作品的扉页露出了作者的肖像。那是一张既英俊又富于朝气的年轻人的脸。轮廓极分明，眼睛极明亮。苏拉微笑了一下，把书合上。她的目光投向草坪，因为刚下船的那十几个人，已经从码头走向草坪，分散在绿茵茵的草地上。

她竭力去分辨从草地上走过来的人，企盼能认清她的跟踪目标。终于，她认定一定是他了，那个年纪约莫二十七八岁的青年。高高的个子，体态匀称，举止潇洒。只是，他的步履是孤单和踟蹰的，异乡人般的落寞，他手拎一只棕色皮箱，正默默地随人群向石拱桥这边走来。他的神态，仿佛在追忆往事，像回到了一个与他有关又十分遥远的梦境中。

那一群人陆续走上石拱桥，苏拉悄然退到石拱桥上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石墩边，佯装看桥下的流水，其实，眼睛却在悄悄地注视着一步步迈上石阶的那位青年作家。那是她崇拜了多年的家乡的作家，他的笔名叫卢雨。

卢雨走上石拱桥时，满怀深情地望了望他的故乡。他那极为深沉的文学青年的气质及浓眉下那对敏锐聪慧的眸子，深深地，深深地映进了苏拉的眼底。待他走过去后，她又一次将长篇小说翻到扉页，专注地审视了一下。像触动芳心似的，苏拉微微地一笑，满意地离开了。

卢雨随人群走下石拱桥，又走了约百米路程，便来到沙家角镇，走向通往自己家的小巷。他在小巷口的坪坝前

紫 园

止步，停在了那栋欧式楼房的铁门前。见铁门上锁着一把大铁锁，锈锈巴巴的。大门一侧的上方，黄褐色的铜牌还在，上标有英语：The Purple Garden 紫园，曾出现在他多少年的梦境中，但现在，却使他心里涌出阵阵痛楚的心绪。他加快了步伐从坪坝进入小巷，仿佛那样做，可以甩掉那刻骨铭心的往事。但是，他仅走了几步，又转身回来，他拍了拍挂在门上的那把大铁锁，又向镂空的铁门上端张望。人去楼空呀，他看见了花园里高贵的大理石圆柱，厚厚的青石台阶，迂回曲折的走廊。只是昔日种满各种花卉的花园内，现在却是杂草丛生。他不由得轻轻地喟叹了一声。

清晨，小巷还在静穆中，卢雨没有惊动更多的人，他去到邻居于僧家，从正做饭的于僧母亲手中取了钥匙，走进了一别十年的自己的家。

卢雨的家，是小巷中一般江南格局的二层楼民房。楼上楼下，却是极其简陋。楼上的一间阁楼，约有九平方米。楼下进门便是一个厨房，一个窄窄的甬道旁边有间六平方米的小屋。在杭州参加笔会时，卢雨就写信给自己的好友于僧，请他代为整理一下屋子。现在看来，于僧的母亲已代劳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卢雨的卧室放在楼上，一张单人床，一张写字桌，两把椅子，还有一个既可放食品又可放衣物的五斗橱。床上的被褥也拆洗得干干净净，被子昨天大概刚刚晒过，还发出一股阳光浸过的好闻的清香味。

卢雨没有睡意，掀开薄被，走到窗前，轻轻地推开阁

楼的窗户，静望楼下的紫园。园中寂寂，只有几株花树在晨风中摇曳。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于僧母亲的声音，“小欧阳，你没睡吗？他们来了。”回头一看，是于妈妈上楼来了。

原来几个童时的伙伴于僧、叶青、杜华早已候在楼下，听见于妈妈的话都飞一样窜上了阁楼。还是童时那样亲热，时间和空间的距离，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一丝一毫的友谊。

“好小子，你还回来呀？我还以为你早把我们给忘了呢！”叶青友爱地在他胸前捶了一拳。

“忘？怎么可能呢！”卢雨无不感慨地说。

“住多久？”叶青问。

“我请了半年创作假。”卢雨说。

“还不回来工作呀？”叶青摇着他的手不放。

“没办法的事，似乎扎根在北方了。”卢雨说。

“下去到我家吃顿便饭吧，算我们兄弟几个为你接风。到饭桌上边吃边聊怎么样？”于僧说，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。

只有杜华，腼腆腼腆地对他笑着，没有一句话。卢雨觉得儿时的几个朋友性格都没有大的改变。

卢雨这次去杭州参加笔会时，向他工作的出版社请了半年创作假。他千里迢迢回到他的故乡——湖畔城，并非为了衣锦还乡，他以请创作假为由，实为寻找他少年时代的女友程蓉。

程蓉是紫园的小主人，是一个聪慧活泼又清纯美丽得

令人过目难忘的女孩。她父母都是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留学生。文革前，她随父母回国，定居于沙家角镇。程蓉的父亲是一个高级建筑设计师，母亲是个歌唱家。卢雨和程蓉青梅竹马，由两小无猜到同窗挚友。可是，文革十年，不仅使年少的他们，双双失去父母、亲人，而且使他们分手于天涯海角，失去了联系。卢雨从于僧的来信中了解到程蓉至今音讯杳无，但是他不甘心。他终于抛开了繁冗的事务，寻求到了一个处理个人私事的时间。就这样，他于公元一九八六年五月的这个早晨，回到了他的故乡湖畔城沙家角镇。

于僧家已有一桌丰盛的饭菜在等着他们，这自然是于僧那勤劳的母亲忙了一个早上的结果。卢雨、于僧、叶青、杜华，还有于僧的妻子张秀兰，几个人围坐在桌前。秀兰也是卢雨中学时的同班同学，她跟于僧已有一个五岁的女儿亭亭。

久别重逢，卢雨沉浸在浓浓的乡情里。席间，大家免不了提到紫园，提到程蓉。从谈话中卢雨知道，紫园先为造反派所据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成了居委会的住地。两年前居委会得到市政协的通知，要保护好华侨的私人房产，居委会才搬出来给紫园加上了一把大锁。可是，这么多年了，程蓉从未回到过沙家角镇。由于卢雨的回来，大家对寻找程蓉开始有了热度和兴致。

“也不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嘛，我们寻遍市镇的山角角落落，我不信就找不到她。”叶青最热情，他的话给了卢雨莫大的信心。

其实，这百万人口的城市，程蓉并没有刻意地隐匿起来，只不过命运把她安排在卢雨不知道的地方罢了。

那个活泼开朗的女孩苏拉从沙家角镇刚回到家，就到庭子里在晾被单的程蓉嚷了起来。“蓉姐，做午饭了吗？我，好饿呀！”被单后露出了一张瓜子脸，一对美丽的大眼睛顾盼有神，二十六岁的程蓉，外貌比实际年龄显得更小一些。

程蓉笑答，“饭，早好了，就等你了。苏拉，看你兴奋的，今天是不是去会男朋友了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蓉姐，我只是在搞一项社会调查。男朋友嘛，还远在天边呢。”

苏拉并非有意打岔，她确实确实想搞一项社会调查。托福考试结束了，绷得紧紧的弦松开了。半个多月来，她活跃于文学沙龙和各种文娱场所。从文学沙龙得知，她所崇拜的那个青年作家卢雨近日从杭州开完笔会就要回乡，她兴奋了，她知道他还很年轻，但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。管它呢，亲自去看看他，了解一下当代青年作家是如何对待婚姻问题的，是这个不安分的女孩近日子里萌发出的一个奇想。她打听到了船次及卢雨的住址，揣摸着他思乡心切，定会在他居住的沙家角镇下船。于是她早早地到沙家角镇候他。终于看到他了：那么孤傲，那么落寞，那么沉默。如果说他的小说是团火，他的人却像冰块。多么难以统一的矛盾体，而现实中确实确实地存在着。这更引起了苏拉对他的关注和好奇，而且，就那么几十分钟的追随，她觉得自己像是有点喜欢上他了。

吃午饭的是三个人，苏拉、程蓉、苏拉的表哥申树成。每次吃饭是申树成最为高兴的时刻，因为他可以看见程蓉了。自春节到姨父家拜访，他就被程蓉的美貌所吸引。以后，他借口心脏不太好来到姨父家养病，达到看到这个女孩的目的。而程蓉，每当见到申树成都感到尴尬，她害怕申树成那毫不掩饰地直射向她的目光。这种目光，每到吃晚饭时才稍加收敛，因为苏拉的父亲，申树成的姨父苏士俊在座。最近姨父出差到苏北办案，申树成有一种被解脱的欢喜。入座后见苏拉一脸喜色，他不由得眼睛一亮，“苏拉，有什么乐事说出来让大家分享分享吧。”

苏拉微笑不语。

“是不是签证拿到了？”他又追问。

苏拉道，“学校八月份才开学，我急什么呀？对于这片土地我还留恋着不想走呢。”

申树成反唇相讥，“我们的留学生是个心口不一的爱国者呀，不想走，考什么托福？”

苏拉白了他一眼，“表哥，我早告诉过你，我想出去闯一闯。你这个人，干吗不是盯着我就是盯着程蓉不放？”

程蓉正低头吃饭，听见这句话不由得脸红了，她缓和道，“你们表兄妹，谁少说一句好了。”

这句话倒有用，于是各自沉默着吃饭。苏拉最先放下碗筷，回到楼上卧室。程蓉收拾碗筷时申树成走过来问道，“程蓉，你给我洗的褥单、枕巾干了没有？”

程蓉说，“洗了碗我就给你送上楼去。”

程蓉洗好碗，将叠好的褥单枕巾送到申树成的卧室。

她返身下楼时申树成往前一挡，抓住她的手臂道，“蓉，你急什么呀，陪我说说话。”

“表哥，”程蓉像苏拉那样称呼他。“你是知道的，我是这里的佣人，我有很多事要做。”她挣脱他的手走下楼去。申树成经常这样把她的手臂捏得好疼，她不敢把这事告诉给苏伯伯。她一天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。最近苏拉买了一段真丝的衣料，天快热了，她要抓紧为她做起来。

整个下午，她都在做那件连衣裙，接着是做晚饭。时候他们表兄妹吃罢晚饭，她才回到自己的卧室。

苏拉的家，一座旧式的江南格局的小院。院门口两棵棕榈树像两个门神，守护着这个家。院内摆着作律师的苏士俊喜爱的十几株盆景，以海棠为多。一个回形走廊，古香古色的。楼上楼下各四间房子。一楼程蓉住着一间，另一间是吃饭用的生活间，其余两间摆着些杂物。楼上，苏拉的卧室和申树成的卧室各安排在回形走廊的两端，中间是苏拉父亲的卧室和书房。对苏拉这个闺阁少女来说，这样的安排倒是蛮清静的。

晚饭后苏拉对镜在施着淡妆。这一段，她的心境非常好。托福考试成绩达到了六百分，又得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录取通知，两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。今天，从沙家镇回到市里后，她首先到市公安局去询问办理护照的事。接待她的一位老同志告诉她，手续完备，公安局对留学生的护照是不会卡的。想来，一切会顺利进行。走出公安局，在街上碰到文学沙龙的一个朋友，又得到了

一张友谊宫的舞票。一想到跳舞，她就按捺不住那青春激情。拉开组合柜，找了一套自己喜爱的白色T恤衫，白色短裙裤，蹬上力士鞋，迅速地下楼去了。

走在街上，一副潇洒不羁的样子。她吹着口哨，东张西望的，仿佛这个世界上数她最快乐、最悠闲。猛然想起，刚才出门时忘了告诉蓉姐她会回来得较晚，但已走出门，就不想再折回去了。

楼上的另一头里，申树成可是个有心人。他听见表妹关房门，他听见她踏着轻捷的脚步下楼。他从卧室里走出来，站在二楼楼廊上望见表妹已走到街上了，他蹑手蹑脚地下楼，去关上了大门。

他回到屋里拿起一本书，却发觉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他不知道程蓉此时在干什么，从心里却溢出一种和她独处一个小院的欢娱。长到三十二岁了，第一次遇到气质这么好，容貌这么美的姑娘，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追到她。如果现在去找程蓉是不是有点唐突了？于是，他如坐针毡般地又在板凳上呆了一个多小时。捧着一本书，心不在焉地翻了几页。时值五月，天气并不太热，但他竟弄得手心有些出汗了。是太紧张了吧，他暗笑自己的无能。

楼下，程蓉正在为苏拉缝那件连衣裙，总算麻利地缝上最后一针。缝好衣服，她脱下自己干活的衣衫试衣。镜中即刻出现了她穿着淡绿色真丝裙的情影。她，一头秀发，松松地绾在脑后，梦幻似的一对大眼睛，像藏着许多心事。天生丽质，使她格外地俊美。她的气质、仪容都更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生或一名很有风度的演员，